

卷一

○名儒嘉话凡二百余条

淮海秦少游《韩愈论》曰：“杜子美之於诗，实积众流之长，适当其时而已。昔苏武李陵之诗长於高妙，曹植刘公幹之诗长於豪逸，陶潜阮籍之诗长於冲澹，谢灵运鲍照之诗长於峻洁，徐陵庾信之诗长於藻丽，於是子美者，穷高妙之格，极豪逸之气，包冲澹之趣，兼峻洁之姿，备藻丽之态，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诸家之长，子美亦不能独至於斯也，岂非适当其时故耶？《孟子》曰：‘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所谓集大成。’呜呼！子美亦集诗之大成者欤？”

凤台王彦辅《诗话》曰：“唐兴，承陈隋之遗风，浮靡相矜，莫崇理致。开元之间，去雕篆，黜浮华，稍裁以雅正。虽絺句绘章，人既一概，各争所长。如大羹玄酒者，薄滋味；如孤峰绝岸者，骇郎庙；稼华可爱者，乏风骨；烂然可珍者，多玷缺。逮至子美之诗，周情孔思，千汇万状，茹古涵今，无有涯涘，森严昭焕，若在武库，见戈戟布列，荡人耳目，非特意语天出，尤工於用字，故卓然为一代冠，而历世千百，脍炙人口。予每读其文，窃苦其难晓。如《义鹘行》“巨颡拆老拳”之句，刘梦得初亦疑之，後览《石勒传》，方知其所自出。盖其引物连类，掎摭前事，往往如是。韩退之谓“光焰万丈长”，而世号“诗史”，信哉！

东坡苏子瞻《诗话》曰：“太史公论诗，以为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以予观之，是特识变风、变雅耳，乌睹诗之正乎？昔先王之泽衰，然後变风发乎情。虽衰而未竭，是以犹止於礼义，以为贤於无所止者而已。若夫发於性，止於忠孝者，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！古今诗人众矣，而子美独为首者，岂非以其流落饥寒，终身不用，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？”

後山陈无己《诗话》曰：“黄鲁直言：‘杜子美之诗法出审言，句法出庾信，但过之耳。’”苕溪胡元任曰：“老杜亦自言‘吾祖诗冠古’，则其诗法乃家学所传耳。”

《诗眼》曰：“古人学问，必有师友渊源。汉杨惲一书，迥出当时流辈，则司马迁外甥故也。自杜审言已自工诗，当时沈佺期宋之问等同在儒馆为交游，故杜甫律诗布置法度，全学沈佺期，更推广集大成耳。沈有云：‘云白山青千万里，几时重谒圣明君。’甫云：‘云白山青万馀里，愁看直北是长安。’沈有云：‘人如天上坐，鱼似镜中悬。’甫云：‘春水船如天上坐，老年花似雾中看。’是皆不免蹈袭前辈，然前後杰句，亦未易优劣也。”

山谷黄鲁直《诗话》曰：‘船如天上坐，人似镜中行。’‘船如天上坐，鱼似镜中悬。’沈云卿之诗也。云卿得意於此，故屡用之。老杜‘春水船如天上坐’，祖述佺期之语也，继之以‘老年花似雾中看’，盖触类而长之也。”茗溪胡元任曰：“沈云卿之诗，源於王逸少《镜湖诗》所谓‘山阴路上行，如在镜中游’之句。然李太白《入青溪山》诗云：‘人行明镜中，鸟度屏风里。’虽有所袭，语益工也。”

《诗眼》曰：“黄鲁直谓文章必谨布置。以此概考古人法度，如杜子美《赠韦见素》诗云：‘乡丸袴不饥死，儒冠多误身。’此一篇立意也，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。自‘甫昔少年日’至‘再使风俗淳’，皆方言儒冠事业也。自‘此意竟萧条’至‘蹭蹬无纵鳞’，言误身事也。则意举而文备，故已有是诗矣。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，於是‘厚愧’‘真知’之句。所以真知者，谓传诵其诗也。然宰相职在荐贤，不当徒爱人而已，士固不能无望，故曰‘窃效贡公喜，难甘原宪贫’。果不能荐贤，则去之可也，故曰‘焉能心怏怏，只是走踆踆’，又将入海而去秦也。然其去也，必有迟迟不认之意，故曰‘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’。则所知不可以不别，故曰‘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’。夫如此，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，虽见素亦不得而见矣，故曰‘白鸥波浩荡，万里谁能驯’终焉。此诗布置最得正体，如官府甲第，堂房室，各有定处，不可乱也。”又云：“诗有一篇命意，有句中命意。如老杜《上韦见素》诗，布置如此，是一篇命意也。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，则曰‘尚怜终南山，回首清渭滨’；其道欲与见素别，则曰‘常拟报一饭，况怀辞大臣’。此句中命意也。盖如此，然後可以顿判高雅矣。”

凤台王彦辅《尘史》曰：“杜审言，子美之祖也。唐则天时，以诗擅名，与宋之问相唱和。其诗有‘绶雾清条弱，牵风紫蔓长’，又有‘寄语洛城风月道，明年春色倍还人’之句。若子美‘林花带雨胭脂落，水荇牵风翠带长’，又云‘传语风光共流转，暂时相赏莫相违’，虽不袭取其意，而语脉盖有家法矣。”

《文昌杂录》曰：“唐岁时节物，元日则有屠苏酒、五辛盘、校牙饧，人日则有煎饼，上元则有丝笼，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，三月三日则有餠人，寒食则有假蓊鸡球、餠鸡子、千堆蒸饼、饧粥，四月八日则有糕糜，五月五日则有百索粽子，夏至则有结杏子，七月七日则有金针、织女台、乞巧果子，八月一日则有点灸杖子，九月九日则有茱萸、菊花酒、糕，腊日则有口脂、面药、澡豆，立春则有采胜、鸡、燕、生菜。杜甫《春日》诗：‘春日春盘细生菜。’又曰：‘胜里金花巧奈寒。’《重阳》诗曰：‘茱萸赐朝士。’《腊日诗》曰：‘口脂面药随恩泽。’是皆记当时之所重也。”

《金石录》曰：“唐《六公咏》，李邕撰，胡履灵书。余初读杜甫《八哀》诗云：‘朗咏《六公》篇，忧来豁蒙蔽。’恨不见其计。晚得石本。其文辞高古，真一代佳作也。六公者，五王各为一章，狄丞相为一章。”

秦少游《诗话》曰：“曾子固文章妙天下，而有韵者辄不工。杜子美长於歌诗，而无韵者几不可读。”梦弼谓无韵者若《课伐木诗序》之类是也。

《遯斋闲览》曰：“杜子美之诗，悲欢骄泰，发敛抑扬，疾徐纵横，无施不可。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，有绵丽精确者，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，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以下原缺之马者。

不可以对“麒麟”。然寄贾岳州严巴州两阁老云：“貔虎闲金甲，麒麟受玉鞭。”以“貔虎”对“麒麟”为正对矣。《哭韦晋之》云：“鹏鸟长沙讳，犀牛蜀郡怜。”以“鹏鸟”对“犀牛”为正对矣。子美岂不知对属之偏正邪？盖其纵横出入无不合也。

後山陈无己《诗话》曰：“杜之诗法，韩之文法也。诗文各有体，韩以文为诗，杜以诗为文，故不工耳。”

石林叶梦得《诗话》曰：“禅宗谓云门有三种语：其一为随波逐浪句，谓随物应机，不主故常；其二为截断众流句，谓超出言外，非情识所到；其三为函盖乾坤句，谓泯然皆契，无间可伺。其深浅以是为序。余尝戏为学子言：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，但先後不同，以‘波飘菰米沉云黑，露冷莲房坠粉红’为函盖乾坤句，以‘落花游丝白日静，鸣鸠乳燕青春深’为随波逐浪句，以‘百年地迴柴门辟，五月江深草阁寒’为截断众流句。若有解此，当与渠同参。”

山谷黄鲁直《诗话》曰：“子美作诗，退之作文，无一字无来处，盖後人读书少，故谓杜韩自作此语耳。古人之为文章，真能陶冶万物，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，如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也。”

《漫叟诗话》曰：“诗中有拙句，不失为奇作。若子美云‘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’之句是也。”

苕溪胡元任《丛话》曰：“律诗有扇对格，第一与第三句对，第二与第四句对。如少陵《台州郑司户苏少监》诗云：‘得罪台州去，时危弃硕儒。移官蓬阁後，穀贵歿潜夫。’东坡苏子瞻《和郁孤台》诗云‘邂逅陪车马，寻芳谢朓州。凄凉望乡国，得句仲宣楼’之类是也。”

《漫叟诗话》曰：“杜诗有‘自天题处湿，当暑著来清’，自天、当暑乃全语也。东坡苏子瞻诗云：‘公独未知其趣耳，臣今时复一中之。’可谓青出於蓝。”苕溪胡元任《丛话》曰：“子瞻此诗，戏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酒，不止天生此对，其全篇用事亲切，尤可喜。诗云：‘孟嘉嗜酒桓温笑，徐邈狂言孟德疑。公独未知其趣耳，臣今时复一中之。风流自有高人识，通介宁随薄俗

移。二子有灵应抚掌，吾孙还有独醒时。’皆徐孟二人事也。”

《吕氏童蒙训》曰：“陆士衡《文赋》：‘立片言以居要，乃一篇之警策。’此要论也。文章无警策，则不足以传世，盖不能竦动世人。如杜子美及唐人诸诗，无不如此。但晋宋间人专致力於此，故失於绮靡，而无高古气味。子美诗云：‘语不惊人死不休。’所谓惊人语，即警策也。”

蔡绦《西清诗话》曰：“子美《洞庭》诗云：‘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’不知子美胸中吞几云梦也。”

三山老人《胡氏语录》曰：“子美《慈恩寺塔》诗乃讥天宝时事也。山者，人君之象。‘泰山忽破碎’，则人君失道矣。贤不肖混殽，而清浊不分，故曰‘泾渭不可求’。天下无纲纪文章，而上都亦然，故曰‘俯仰但一气，焉能辨皇州’。於是思古之贤君不可得，故曰‘回首叫虞舜，苍梧云正愁’。是时明皇方耽於淫乐而不已，故曰‘惜哉瑶池饮，日宴昆仑丘’。贤人君子多去朝廷，故曰‘黄鹄去不息，哀鸣何所投’。惟小人贪窃禄位者在朝，故曰‘君看随阳雁，各有稻粱谋’。”

石林叶梦得《诗话》曰：“诗语固忌用巧太过，然缘情体物，自有天然工巧，而不见其刻削之痕。老杜‘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’，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。细雨著水面为沲，鱼常上浮而沲。若大雨，则伏而不出。燕体轻弱，风猛则不能胜，惟微风乃受以为势，故又有‘轻燕受风斜’之句。至若‘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’，‘深深’字若无‘穿’字，‘款款’字若无‘点’字，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。然读之浑然，全似未尝用力，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。使唐末诸子为之，便当如‘鱼跃练江抛玉尺，莺穿丝柳织金梭’体矣。”

东坡苏子瞻《诗话》曰：“七言之伟丽者，如子美云：‘旌旗日暖龙蛇动，宫殿风微燕雀高。’‘五更鼓角声悲壮，三峡星河影动摇。’尔後寂寞无闻焉。直至欧阳永叔云：‘苍波万古流不尽，白鸟双飞意自闲。’‘万马不嘶听号令，诸蕃无事著耕耘。’可以并驱争先矣。”

《诗眼》曰：“世俗喜绮丽，知文者能轻之。後生好风花，老大即厌之。然文章论当理不当理耳。苟当於理，则绮丽风花，同入於妙；苟不当理，则一切皆为长语。上自齐梁诸公，下至刘梦得、温飞卿辈，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，其过在於理不胜而词有馀也。子美云：‘绿垂风折笋，红绽雨肥梅。’‘岸花飞送客，樯燕语留人。’亦极绮丽，其模写景物，意自亲切，所以妙绝古今。其言春容闲适，则有‘穿花蛱蝶深深见，点水蜻蜓款款飞’，‘落花游丝白日静，鸣鸠乳燕青春深。’其言秋景悲壮，则有‘蓝水远从千涧落，玉山高并两峰寒’，‘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’。其富贵之词，则有

‘香回合殿春风转，花覆千官淑景移’，‘麒麟不动炉烟转，孔雀徐开扇影还’。其吊古，则有‘映阶碧草自春色，隔叶黄鹂空好音’，‘竹送清溪月，苔移玉座春’。皆出於风花，然穷理尽性，移夺造化。自古诗人，巧即不壮，壮即不巧。巧而能壮，乃如是也矣。”

《隐居诗话》曰：“李光弼代郭子仪，入其军，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。及其亡也，子美哀之云：‘三军晦光彩，烈士痛稠叠。’前人谓杜甫之为‘诗史’，盖为是也，非但序陈迹、摭故实而已。”

崔德符曰：“少陵《八哀》诗可以表里《雅》、《颂》，中古作者莫及也。两纪行诗，发秦州至凤凰台，发同谷县至成都府二十四首，皆以经行为先後，无复差舛。昔韩子苍尝论此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并驾，学者宜常讽诵之。”

苕溪胡元任《丛话》曰：“李杜画像，古今诗人题衰亡和。若杜子美，其诗高妙，固不待言，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，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。若李太白，其高气盖世，千载之下，犹可叹想，则东坡居士之赞尽之矣。半山老人诗云：‘吾观少陵诗，谓与元气侔。力能排天斡九地，壮颜毅色不可求。浩荡八极中，生物岂不稠。丑妍巨细千万殊，竟莫见以何雕皱。惜哉命之穷，颠倒不见收。青衫老更斥，饿走半九州。瘦妻僵前子仆後，攘攘盗贼森戈矛。吟哦当此时，不废朝廷忧。尝愿天子圣，大臣各伊周。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，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。伤屯悼屈止一身，嗟时之人我所羞。所以见公像，再拜涕泗流。推公之心古亦少，愿起公死後之游。’东坡居士赞云：‘天人几何同一沤，谪仙非谪乃其游。麾斥八极隘九州，化为两鸟鸣相酬，一鸣一止三千秋，开元有道为少留，縻之不可矧肯求。西望太白横峨岷，眼高四海空无人。大兒汾阳中令君，小兒天台坐忘身，平生不识高将军，手汗吾足乃敢瞋，作诗一笑君应闻。’”

丹阳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贤者豹隐墟落，固当和光同尘，虽舍者争席奚病，而况於杯酒之间哉？陶渊明杜子美皆一世伟人也，每田父索饮，必使之毕其欢尽其情而後去。渊明诗云：‘清晨闻叩门，倒裳往自开。问子为谁欤，田父有好怀。壶浆远见候，疑我与时偕。’子美诗云：‘田翁逼社日，邀我尝春酒。叫妇开大瓶，盆中为吾取。’二公皆有位者也，於田父何拒焉？至於田父有‘一世皆尚同，愿君汨其泥’之说，则姑守陶之介，‘久客惜人情，如何拒邻叟’，则何妨杜之通乎？”

《扞虱新话》：“老杜诗当是诗中《六经》，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。杜诗有高妙语，如云：‘王侯与蝼蚁，同尽随丘墟。愿闻第一义，回向心地初。’可谓深入理窟。晋宋以来诗人无此句也。‘心地初’乃《庄子》所谓‘游心

於淡，合气於漠’之义也。”

程氏《演繁露》：“老杜《七歌》：‘竹林为我啼清昼。’蔡绦以‘竹林’为禽名，恐穿凿也。竹本非啼，诗人因其号风若哀，因谓之啼，何必有喙者而後能啼耶！《说文》：竹之夭然，似人之笑，因为‘笑’字。竹岂能笑，特以象言尔。非笑而可名以笑。从怀哀者观之，孰谓不得为啼耶？”

洪内翰《容斋随笔》云：“古人酬和诗，必答其来意，非若今人为次韵所局也。观《文选》所编何劭张华卢谌刘琨二陆三谢诸人赠答可知已。唐人尤多，不可具载，姑取《杜集》数篇，略纪於此。高适《寄杜公》云：‘愧尔东南西北人。’杜则云：‘东西南北更堪论。’高又有诗云：‘草《玄》今已毕，此外更何言？’杜则云：‘草《玄》吾岂敢，赋或似相如。’严武寄杜云：‘兴发会能驰骏马，终须重到使君滩。’杜则云：‘枉沐旌麾出城府，草茅无迳欲教锄。’杜公寄严诗云：‘何路出巴山，重岩细菊班。遥知簇鞍马，回首白云间。’严答云：‘卧向巴山落月时，篱外黄花菊对谁。跋马望君非一度，冷猿秋雁不胜悲。’杜送韦迢云：‘洞庭无过雁，书疏莫相忘。’迢云：‘相忆无南雁，何时得报章。’杜又云：‘虽无南去雁，看取北来鱼。’郭受寄杜云：‘春兴不知凡几首。’杜答云：‘药里关心诗总废。’皆如锤磬在虞，扣之则应，往来反复，於是乎有馀味矣。”

黄常明《诗话》：“杜甫有用一字凡数十处不易者，如‘缘江路熟俯青郊’，‘傲睨俯峭壁’，‘展席俯长流’，‘杖藜俯沙渚’，‘此邦俯要冲’，‘四顾俯层巅’，‘旄头俯涧壘’，‘层台俯风渚’，‘游目俯大江’，‘江濵俯鸳鸯’。其馀一字屡用若此类甚多，不可具述。”

《萤雪丛说》：“老杜诗词，酷爱下‘受’字，盖自得之妙，不一而足。如‘修竹不受暑’，‘轻燕受风斜’，‘吹面受和风’，‘野航恰受两三人’，诚用字之工也。然其所以大过人者无它，只是平易，虽曰似俗，其实眼前事尔。‘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’以‘老’对‘稚’，以其妻对其子，无如此之亲切，又是闺门之事，宜与智者道。”

黄常明《诗话》：“数物以个，谓食为吃，甚近鄙俗，独杜屡用：‘峡口惊猿闻一个’，‘两个黄鹂鸣翠柳’，‘却绕井边添个个’；《送李校书》云‘临歧意颇切，对酒不能吃’，‘楼头吃酒楼下卧’，‘但使残年吃饱饭’，‘梅熟许同硃老吃’。盖篇中大概奇特，可以映带者也。”

《扞虱新话》云：“韩以文为诗，杜以诗为文，世传以为戏。然文中要自有诗，诗中要自有文，亦相生法也。文中有诗，则句语精确，诗中有文，则词调流畅。谢玄晖曰：‘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。’此所谓诗中有文也。唐子西曰：‘古文虽不用偶俪，而散句之中，暗有声调，步骤驰骋，亦有节奏。’此所

谓文中有诗也。观子美到州以後诗，简易纯熟，无斧凿痕，信是如弹丸矣。”

黄常明《诗话》：“子美《观打鱼》云：‘设网万鱼急。’盖指聚敛之臣，苛法侵渔，使民不聊生，乃万鱼急也。又云：‘能者操舟疾若风，撑突波涛挺叉入。’小人舞智趋时，巧宦数迁，所谓‘疾若风’也。残民以逞，不顾倾覆，所谓‘挺叉入’也。‘日暮蛟龙改窟穴，山根鼉鲐随云雷。’鱼不得其所，龙岂能安居，君与民犹是也。此与六义比兴何异？‘吾徒何为纵此乐，暴戾天物圣所哀。’此乐而能戒，又有仁厚意，亦如‘前王作网罟，设法害生成’，不专为取鱼也。退之《叉鱼》曰：‘观乐忆吾僚。’异此意矣。”

黄常明《诗话》：“贾生终童欲轻事征伐，大抵少年躁锐，使绵历老成，当不如此。昔人欲沉孙武於五湖，斩白起于长平，诚有谓哉！尝爱老杜支：‘慎勿吞青海，无劳问越裳。大君先息战，归马华山阳。’又有‘安得壮士拘天河，净洗甲兵长不用’，‘安得务农息战斗，普天无吏横索钱’，‘愿戒兵犹火，恩加四海深。不眠忧战伐，无力正乾坤’。其愁叹忧戚，盖以人主生灵为念。《孟子》以善言陈战为大罪，我战必克为民贼仁人之心，易地皆然。”

《扞虱新话》：“陶渊明诗：‘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’采菊之际，无意于山，而景与意会，此渊明得意处也。而老杜亦曰：‘夜阑接软语，落月如金盆。’予爱其意度闲雅，不减渊明，而语句雄健过之。每咏此二诗，便觉当时清景尽在目前，而二公写之笔端，殆若天成，兹为可贵。”

《古今词话》：“蜀人《将进酒》，尝以为少陵诗，作《瑞鹧鸪》唱之：‘昔时曾从汉梁王，濯锦江边醉几场。拂石坐来衫袖冷，踏花归去马蹄香。当初酒贱宁辞醉，今日愁来不易当。暗想旧游浑似梦，芙蓉城下水茫茫。’”此诗或谓杜甫，或谓鬼仙，或谓曲词，未知孰是。然详味其言，唐人语也。首先有曾从汉梁王之句，决非子美作也。况集中不载，灼可见矣。不知杨曼倩何所据云。

卷二

三山老人《语录》曰：“子美《送严武还朝》诗云：‘公若登台辅，临危莫爱身。’是劝以仗节死义也。”

横浦张子韶《心传录》曰：“读子美‘野色更无山隔断，山光直与水相通’，已而叹曰：‘子美此诗，非特为山光野色，凡悟一道理透彻处，往往境界皆如此也。’”

东莱吕居仁曰：‘诗每句中须有一两字响，响字乃妙指。如子美‘身轻一鸟过’，‘飞燕受风斜’，‘过’字‘受’字皆一句响字也。’”

丹阳洪景卢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张文潜暮年在宛丘，何大圭方弱冠，往谒

之。凡三日，见其吟哦老杜《玉华宫》诗不绝口。大圭请其故，曰：‘此章乃风雅鼓吹，未易为子言。’大圭曰：‘先生所赋，何必减此？’曰：‘平生极力模写，仅有一篇稍似之，然未可同日语也。’遂诵其《离黄州》诗，偶同此韵，曰：‘扁舟发孤城，挥手谢送者。山回地势卷，天害江面泻。中流望赤壁，石脚插水下。昏昏烟雾岭，历历渔樵舍。居夷实三载，邻里通借假。别之岂无情，老泪为一洒。篙工起鸣鼓，轻櫓健于马。聊为过江宿，寂寂樊山夜。’此其音响节奏，固似之矣，读之可默喻也。”

横浦张子韶《心传录》曰：“陶渊明辞云：‘云无心而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’杜子美云：‘水流心不竞，云在意俱迟。’若渊明与子美相易其语，则识者往往以谓子美不及渊明矣。观其云‘云无心’、‘鸟倦飞’，则可知其本意。至於水流而‘心不竞’，云在而‘意俱迟’，则与物初无间断，气更混沦，难轻议也。”丹阳洪景卢《容斋随笔》曰：“江山登临之美，泉石赏玩之胜，世间佳境也，观者必曰‘如画’。至於丹青之妙，好事君子嗟叹之不足者，则又以‘逼真’目之。如老杜‘人间又见真乘黄’、‘时危安得真致此’、‘悄然坐我天姥下’、‘斯须九重真龙出’、‘凭轩忽若无丹青’、‘高堂见生鹘’、‘直讶松杉冷’、‘兼疑菱苕香’之句是也。以真为假，以假为真，均之为妄境耳。人生万事如是，何特此耶！”

山谷黄鲁直《诗话》曰：“陶渊明《责子》诗云：‘白发被两鬓，肌肤不复实。虽有五男兒，总不好纸笔。阿舒已二八，懒惰故无匹。阿宣行志学，而不爱文术。雍端年十三，不识六与七。通子垂九龄，但觅梨与栗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’观渊明此诗，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。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肖，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。”又云：“杜子美诗云：‘陶潜避俗翁，未必能达道。观其著诗篇，颇亦恨枯槁。达生岂是足，默识盖不早。生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。’子美困顿於三川，盖为不知者诟病，以为拙於生事，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，故聊解嘲耳。其诗名曰《遣兴》，可解也。俗人便谓讥议渊明，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。”

东坡苏子瞻《诗话》曰：“仆尝梦见人云是杜子美，谓仆曰：‘世人多误会予《八阵图》诗“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”。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皆欲与关羽复仇，故恨不能灭吴，非也。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，不当相图，晋之所以能取蜀者，以蜀有吞吴之意，此为恨耳。’”

王彦辅《尘史》曰：“子美善用故事及常语，多倒其句而用之，盖如此则语峻而体健。如‘露从今夜白’、‘月是故乡明’之类是也。”

建安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曰：“刘梦得诗云：‘朱雀桥边野草花，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来王谢堂前燕，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’朱雀桥乌衣巷，乌衣，谢铁

衣也。皆金陵故事。《輿地志》：‘晋时王导自立乌衣宅，宋时诸谢曰“乌衣之聚”，皆此巷也。’王氏谢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，故杜甫诗云‘王谢风流远’，又云‘从画王谢郎’是也。比观刘斧《摭遗》小说，又曰：王榭，金陵人。世以航海为业。一日海中失船，泛一木登岸。见一翁一妪，皆衣阜。引榭至所居，乃乌衣国也。以女妻之。既久，榭思归，复乘云轩泛海。至其家，有二燕栖於梁上，榭以手招之，即飞来臂上。取片纸书小诗，系於燕尾声曰：‘误到华胥国里来，玉人终日苦怜才。云轩飘去无消息，洒泪临风几日回。’来春，燕又飞来榭身上，有诗云：‘昔日相逢冥数合，如今睽远是生离。来春纵有相思字，三月天南无雁飞。’至来岁竟不至。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。刘斧乃改‘谢’为‘榭’，以‘王榭’为一人名。其言既怪诞，遂托名於钱希白，终篇又取刘梦得诗以实其事。希白不应如此之谬，是直刘斧之妄言耳，不足信也。”

凤台王彦辅《尘史》曰：“古之善赋诗者，工於用人语，浑然若出於己意。予於李杜见之。颜延年《赭白马赋》曰：‘旦刷幽燕，夕秣荆楚。’子美《马行》曰：‘昼洗须腾泾渭深，夕趋可刷幽并夜。’太白《天马歌》曰：‘鸡鸣刷燕暮秣越。’盖皆用颜赋也。韩退之曰：‘李杜文章在，光焰万丈长。’信载！”

凤台王彦辅《尘史》曰：“世言子美卒於耒阳，故《寰宇记》亦载其坟在县北二里，不知何缘得此。《新唐书》乃称耒阳令遗白酒牛肉，一夕而卒。此承袭传闻而未尝劾实故也。得臣观子美侨寄巴峡三岁，大历三年二月始下峡，流寓荆南，徙泊公安。久之，方次岳阳，即四年冬末也。既过洞庭，入长沙，乃五年之春。四月，遇臧这乱，仓皇往衡阳，抵耒阳，舟中伏枕，又畏瘴疠，复沿湘而下，故有《回棹》之作。其末云：‘舟师烦尔送，殊夏及寒泉。’又《登舟将适汉阳》云：‘春宅弃汝去，秋帆催客归。’盖《回棹》在夏末，此篇已入秋矣。继之以《暮秋将归秦留别湖南幕府亲友》云：‘北归冲雨雪，谁悯敝貂裘。’则子美北还之迹，见此三篇为详，安得卒於耒阳耶？要其卒当在潭岳之间，秋冬之际。按元微之《子美墓志》称：‘子美之孙嗣业，启子美之柩，襄袂事於偃师，途次於荆，拜余为志，辞不能绝。’其系略曰：‘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，参谋军事。旋又弃去，扁舟下荆楚，竟以寓卒，旅殡耒阳。’”丹阳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老杜寄身於兵戈骚屑之中，感时对物，则悲伤系之，如‘感时花溅泪’是也，故作诗多用一‘自’字。《田父泥饮》诗云：‘步履随春风，村村自花柳。’《遣兴》诗云：‘愁眼看霜露，寒城菊自花。’《忆弟》诗云：‘故园花自发，春日鸟还飞。’《日暮》诗云：‘风月自清夜，江山非故园。’《滕王亭子》诗云：‘古墙犹竹色，虚阁自

松声。’言人情对景，自有悲喜，而初不能累无情之物也。”

临川王介甫曰：“老杜云：‘诗人觉来往。’下得‘觉’字大好。‘暝色赴春愁。’下得‘赴’字大好。若下‘见’字‘起’字，即小兒言语。足见吟诗要一字两字工夫也。”

丹阳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子美《曹将军丹青引》云：‘将军魏武之子孙，於今为庶为清门。’元微之《去杭州》诗亦云：‘房杜王魏之子孙，虽及百代为清门。’则知子美於当时已为诗人所钦伏如此。残膏馥馥，沾丐後人，宜哉！故微之云：‘诗人已来，未有如子美者也。’”

莆阳郑景韦《离经》曰：“李谪仙，诗中龙也，矫矫焉不受约束。杜子美则麟游灵囿，凤鸣朝阳，自是人间瑞物。二豪所得，殆不可以优劣论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子美诗以後二句续前二句处甚多。如《喜弟观到》诗云：‘待尔嗔乌鹄，抛书示鹄鸰。枝间喜不去，原上急曾经。’《晴诗》云：‘啼鸟争引子，鸣鹤不归林。下食遭泥去，高飞恨久阴。’《江阁卧病》诗云：‘滑忆彫菰饭，香闻锦带羹。溜匙兼暖腹，谁欲致杯罍。’《寄张山人诗》云：‘曹植休前辈，张芝更後身。数篇吟可老，一字买堪贫。’如此之类多矣。此格起於谢灵运《庐陵王暮下》诗，云：‘延州协心许，楚老惜兰芳。解剑竟何及，抚坟徒自伤。’李太白亦时有此格，‘毛遂不堕井，曾参宁杀人！虚言误公子，投杼感慈亲’是也。”

丹阳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五言律诗於对联中十字作一意，诗家谓之十字格。如老杜《放船》诗云‘直愁骑马滑，故作泛舟回’。《对雨》诗云‘不愁巴道路，恐湿汉旌旗’，《江月》诗云‘天边长作客，老去一霜巾’，是也。”

建安严有翼《艺苑雌黄》曰：“古人用韵，如《文选》、《古诗》杜子美韩退之，重复押韵者甚多。《文选》、《古诗》押二‘捉’字，曹子建《美女篇》押二‘难’字，谢灵运《述祖德》诗押二‘人’字，《南图诗》押二‘同’字、《初去郡》诗押二‘生’字，沈休文《锺山应教》诗押二‘足’字，任彦昇《哭范仆射》射诗押三‘情’字、两‘生’字，陆士衡《赴洛》诗押二‘心’字，《猛虎行》押二‘阴’字，《拟古》诗押二‘音’字，《豫章行》押二‘阴’字，阮嗣宗《咏怀》诗押二‘归’字，王正长《杂诗》押二‘心’字，张景阳《杂诗》押二‘生’字，江淹《杂体》诗押二‘门’字，王仲宣《从军诗》押二‘人’字。杜子美韩退之盖亦倣古人之作。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押二‘船’字、二‘眼’字、二‘天’字、三‘前’字，《园人送瓜》诗押二‘草’字，《上後园山脚》押二‘梁’字，《北征》押二‘日’字，《夔州咏怀》押二‘旋’字，《赠李秘书》押二‘虚’字，《赠李邕》押二‘厉’字

，《赠汝阳王》押二‘陵’字，《喜岑薛迁官》押二‘萍’字。退之《赠张籍》诗押二‘更’字、二‘狂’字、二‘鸣’字、二‘光’字，《岳阳楼别窦司直》押二‘向’字，《李花》押二‘花’字，《双鸟》押二‘州’字、二‘头’字、二‘秋’字、二‘休’字，《和卢郎中送盘谷子》押二行以下原缺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《七哀》诗起曹子建，其次则王仲宣、张孟阳也。释诗者谓病而哀，义而哀，感而哀，悲而哀，耳目闻见而哀，口叹而哀，鼻酸而哀，谓一事而七者具也。子建之《七哀》，哀在於独栖之思妇。仲宣之《七哀》，哀在於弃子之妇人。张孟阳之《七哀》，哀在於已毁之园寝。唐雍陶亦有《七哀》诗，所谓”君若无定云，妾作不动山。云行出山易，山逐云去难“，是皆以一哀而七者具也。老杜之《八哀》，则所哀者八人也。王思礼李光弼之武功，苏源明李邕之文翰，汝阳郑虔之多能，张九龄严武之政事，皆不复见矣。盖当时盗贼未息，叹旧怀贤而作者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杜甫累不第，天宝十三载，明皇朝献太清宫，飨庙及郊，甫奏赋三篇。帝奇之，使待制集贤院，命宰相试文章，故有《赠集贤崔于二学士》诗云：‘昭代将垂白，途穷乃叫阍。气冲星象表，词感帝王尊。天老书题目，春官验讨论。倚风遗鹧路，随水到龙门。’是时陈希烈韦见素为宰相，而崔国辅于休烈者，皆集贤学士也，故末句云‘谬称三赋在，难述二公恩’，可谓不忘於藻鉴之重者也。按唐史，是岁八月，见素代陈希烈为丞相。而甫集有上见素诗云：‘持衡留藻鉴，听履上星辰。’则甫之文为见素所赏，非希烈也。”

古汭高元之《茶甘录》曰：“子美於天宝十三载献《西岳赋》，故集有《赠献纳使陈舍人》诗云：‘舍人退食收封事，宫女开函近御筵。晓漏追随青琐闥，晴窗点检白云篇。’末章云：‘杨雄更有《河东赋》，唯待吹嘘送上天。’其云‘更有《河东赋》’，当是献《西岳赋》时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老杜当干戈骚屑之际，闲关秦陇，负新拾椋，餬口不给，困蹙极矣。自至蜀依裴冕，始有草堂之居。观其经营来往之劳，备载於诗，皆可考也。其曰‘万里桥西宅，百花潭上庄’者，言其地也。‘经营上元始，断手宝应年’，言其时也。‘雪里江船度，风前径竹斜。寒鱼依密藻，宿鹭起圆沙’，方言其景物也。至於‘草堂西无树林，非子谁复见幽心’，则乞桤木於何少府之诗也。‘草堂少花今欲栽，不问绿李与黄梅’，则乞果於徐少卿之诗也。五侍御携酒草堂，则喜而为诗曰：‘故人能领客，携酒重相看。’王录事许草堂费不到，则戏而为诗曰：‘为嗔王录事，不寄草堂费。’盖其流离贫窶之餘，不能以自给，皆因人而成也。其经营之勤如此。然未及黔突，被成都之乱，入梓居阆，其心则未尝一日不在草堂也。遣弟检

校草堂，则曰：‘鹅鸭宜长数，柴荆莫浪开。’寄题草堂，则曰：‘尚念四松小，蔓草易拘缠。’送韦郎归成都，则曰：‘为问南溪竹，抽梢会过墙？’涂中寄严武，则曰：‘常苦沙崩损药栏，也从江槛落风湍。’每致意如此。及成都乱定，再依严为节度参谋，复归草堂，则曰：‘不忍竟舍此，复来薤榛芜。入门四松在，步履万竹疏。’则其喜可知矣。未几，严武卒，徬徨无依，复舍之而去。以唐史及公诗考之，草堂断手於宝应之初，而永泰元年四月，严武卒。是秋，公寓夔州云安县。有此草堂者，终始祇得四载，而其间居梓阆三年，公诗所谓‘三年奔走空皮骨’是也，则安居草堂，仅阅岁而已。其起居寝食之兴，不足以偿其经营往来之劳，可谓一世之羁人也。然自唐至今已数百载，而草堂之名，与其山川草木，皆因公诗以为不朽之传，盖公之不幸，而其山川草木之幸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张均张垍兄弟承袭父宠，致位严近，皆负文材，觊觎端揆。明皇欲相均而抑於李林甫，欲相垍而夺於杨国忠，自此各怀缺望。安禄山盗国，垍相禄山，而均亦受伪命。肃宗反正，兄弟各论死，非房和救，岂能免乎！老杜赠均诗云：‘通籍逾青琐，亨衢照紫泥。灵虬传夕箭，归马散霜蹄。’言均为中书舍人、刑部尚书时也。赠垍诗云：‘翰林逼华盖，鲸力破沧溟。天上张公子，宫中汉客星。’言垍尚宁亲公主，禁中置宅也。二人恩宠烜赫如是，则报国当如何？而乃斲乱天理，下比逆贼，反噬其主，夫岂人类也哉！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《北征》诗：‘经年至茅屋，妻子衣百结。恸哭松声回，悲泉共幽咽。平生所娇兒，颜色白胜雪。见爷背面，帝，垢膩脚不袜。’方是时，甫方脱身於万死一生之地，得见妻兒，其情如是。泊至秦中，则有‘晒药能无妇，应门亦有兒’之句。至成都，则有‘老妻忧坐痺，幼女问头风’之句。观其情惊，已非北征时比也。及观《进艇》诗，则曰：‘画引老妻乘小艇，晴看稚子浴清江。’《江村》诗则曰：‘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’其优游愉悦之情，见於嬉戏之间，则又异於秦益时矣。”

古汭高元之《茶甘录》曰：‘陶渊明《命子》篇则曰：‘夙兴夜寐，愿尔之才。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’其《责子》篇则曰：‘虽有五男兒，总不好纸笔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’《告俨等疏》则曰：‘鲍步管仲，同财无猜；归生伍举，班荆道旧。而况同父之人哉！’则渊明之子未必贤也。故杜子美论之曰：‘有子贤与愚，何其挂怀抱。’然子美於诸子，亦未为忘情者。子美《遣兴》诗云：‘骥子好男兒，前年学语时。’‘世乱怜渠小，家贫仰母慈。’又《忆幼子》诗云：‘别离惊节换，聪民谁论。’‘忆渠愁祇睡，炙背俯晴轩。’《得家书》云：‘熊兒幸无恙，骥子最怜渠。’《元日示宗武》云

：‘汝啼吾手战。’观此数诗，於诸子锺情尤甚於渊明矣。山谷黄鲁直乃云：‘杜子美困於三蜀，盖为不知者诟病，以为拙於生事，又往往讥宗武失学，故寄之渊明尔。俗人不知，便为讥病，所谓痴人面前，不必说梦。’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月轮当空，天下之所共视，故谢庄有‘隔千里兮共明月’之句，盖言人虽异处，而月则同瞻也。老杜当兵戈骚屑之际，与其妻各居一方，自人情视之，岂能免闺门之念，而它诗未尝一及之。至於明月之夕，则遐想长思，屡形诗什。《月夜》诗云：‘今夜鄜州月，闺中祇独看。’继之曰：‘香雾云鬟湿，清辉玉臂寒。’《一百五日夜对月》诗云：‘无家对寒食，有泪如金波。’继之曰：‘仳离放红蕊，想象颦青蛾。’《江月》诗云：‘江月光於水，高楼思杀人。’继之曰：‘谁家挑锦字，烛灭翠眉颦。’其数致意於闺门如此，其亦谢庄之意乎？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老杜《省宿》诗云：‘明朝有封事，数问夜如何？’盖爱君欲谏之心切，则通夕为之不寐，想其犯颜逆耳，必不为身谋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《成都记》：‘杜主自天而降，称望帝。好稼穡，治郫城。後望帝死，其魂化为鸟，名曰杜鹃。’故子美云：‘昔日蜀天子，化为杜鹃似老鸟。’又曰：‘古时杜鹃称望帝，魂作杜鹃何微细。’又曰：‘我见常再拜，重是古帝魂。’《博物志》称杜鹃生子，寄之宅巢，百鸟为饲之。故子美云：‘生子百鸟巢，百鸟不敢嗔。乃为其子，礼若奉至尊。’又云：‘寄巢生子不自啄，群鸟至今为哺雏。’子美集中《杜鹃行》诗凡三篇，皆以杜鹃比当时之君，而以哺雏之鸟讥当时之臣不能奉其君，曾百鸟之不若也。最後一篇，徒言杜鹃垂血上诉，不得其所，盖托兴明皇尘之时也。故末句云：‘岂思旧日居深宫，嫔嫱左右如花红。’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《古今诗话》载子美因见病虐者曰：‘诵吾诗可疗。’令诵‘子章髑髅血模糊，手提掷还崔大夫’之句，病遂愈。余谓子美固尝病虐矣。其诗云：‘患疟三秋孰可忍。’又云：‘三年病虐疾。’子美於此时，何不自诵其诗而自己疾耶？是灵於人而不灵於己也。”梦弼谓诵杜诗能除虐，乌有是理。盖言其诗辞典雅，读之脱然，不觉沉疴之去体也。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余尝谓知人，虽尧帝犹以为难，而杜子美之曾祖姑，乃能知唐太宗於侧微之时，识房杜辈於贱贫之日。子美乃形其语於诗曰：‘向窃窥数公，经纶亦俱有。次问最少年，虬髯十八九。子等成大名，皆因此人手。’噫，一何异耶！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老杜《丽人行》专言秦虢宴游之乐，末章有‘当轩下马入锦茵，且莫近前丞相嗔’之句，当是谓杨国忠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老杜《北征》诗云：‘忆昔狼狈初，事与古先别。不闻夏商衰，中自诛褒姒。’其意谓明皇英断，自诛妃子，与夏商之诛褒姒不同。老杜此语，出於爱君，而曲文其过，非至公之论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子美为左拾遗，会房琯以陈涛之战败罢相，甫上疏力救琯。肃宗大怒，诏三司推问，宰相张镐救之获免。故甫《洗兵马行》云：‘张公一生江海客，身长九尺须眉苍。’盖感其救己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子美避乱秦蜀，衣食不足，不免求给於人。如《赠高彭州》、《客夜》、《狂夫》、《答裴道州》、《简韦十》，凡五篇，观此可见其艰窘而有望於朋友故旧也。然当时能赈之者，几何人哉？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子美身遭离乱，复迫衣食，足迹半天下。自少时游吴及越，以至作谏官，奔走州县，既皆载於《壮游》诗矣。其後《赠韦左丞》诗云：‘今欲入东海，即将西去秦。’则自长安之齐鲁也。《赠李白》诗云：‘亦有梁宋游，方期拾瑶草。’则自东都之梁宋也。《发同谷县》云：‘贤有不黔突，圣有不暖席。始来兹山中，休驾居地僻。奈何迫物累，一岁四行役。’则自陇右之剑南也。《留别章使君》云：‘终作適蛮荆，安排用庄叟。随云拜东皇，挂席上南斗。’则自蜀之荆楚也。夫士人既无常产，为饥所驱，岂免仰给於人，则奔走道涂，亦理之常尔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子美高自称许，有乃祖之风。上书明皇云：‘臣之述作，沈郁顿挫，扬雄枚皋可跂及。’《壮游》诗则自比於崔魏班扬，又云：‘气劘屈贾垒，目短曹刘墙。’《赠韦左丞》则曰：‘赋料扬雄敌，诗看子建亲。’甫以诗雄於时，自比诸人，诚未为过。至窃比稷与契，则过矣。唐史氏称甫好论天下大事，高而不切，岂自比稷契而然耶？至云‘上感九庙焚，下悯万民疮。斯时伏青蒲，建事守御床’，其忠尽亦嘉也。”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曰：“山谷黄鲁直谓後山陈无己云‘学诗如学道’，此岂寻常雕章绘句者之可拟哉！客有谓立方言：後山诗，其要在於点化杜甫语尔。杜云：‘昨夜月同行。’後山则云：‘勤勤有月与同行。’杜云：‘林昏罢幽磬。’後山则云：‘林昏出幽磬。’杜云：‘古人日已远。’後山则云：‘斯人日已远。’杜云：‘中原鼓角悲。’後山则云：‘风连鼓角悲。’杜云：‘暗飞萤自照。’後山则云：‘飞萤元失照。’杜云：‘秋觉追随尽。’後山则云：‘林湖更觉追随尽。’杜云：‘文章千古事。’後山则云：‘文章平日事。’杜云：‘乾坤一腐儒。’後山则云：‘乾坤著腐儒。’杜云：‘孤城隐雾深。’後山则云：‘寒城著雾深。’杜云：‘寒花只暂香。’後山则云：‘寒花只自香。’如此类甚多，岂非点化老杜之语而成者！立方谓不然。後山诗格律高古，真所谓‘碌碌盆盎中，见此古壘洗’者，用语稍同

，乃是读少陵诗精熟，不觉在其笔下，又何足以病公乎？”

诸儒诗话，子美戏作俳谐体。《遣闷》云：“家家养乌鬼，顿顿食黄鱼。”“养”或读为上声，或读为去声。沈存中《笔谈》以“乌鬼”为“乌猪”，谓其俗呼猪作“乌鬼”之声也。《蔡宽夫诗话》以“乌鬼”为巴俗所事神名也。《冷斋夜话》谓巴俗多事乌蛮鬼，以临江，故顿顿食黄鱼耳。《湘素杂记》以鸬鹚为乌鬼，谓养之以捕鱼也。然《诗辞事略》又谓楚峡之间事乌为神，所谓神鸦也。故元微之有诗云：“病寒乌称鬼，巫占瓦代龟。”梦弼谓当以此《事略》之言为是也。盖养乌鬼，食黄鱼，自是两义，皆记巴中之风俗也。峡中黄鱼极大者至数百斤，小者亦数十斤，按集中有诗云“日见巴东峡，黄鱼出浪新。脂膏兼饲犬，长大不容身”是也。然是鱼岂鸬鹚之所能捕哉？彼以“乌鬼”为鸬鹚，其谬尤甚矣。或又曰乌鬼谓猪也，巴峡人家多事鬼，家养一猪，非祭鬼不用，故於群猪中特呼“乌鬼”以别之也。今并存之。

广陵马永卿《嫩真子录》曰：“唐时前辈多自重，而後辈亦尊仰前辈而师事之，此风最为淳厚。杜工部於《苏端薛复筵简恭华醉歌》首云：‘文章有神交有道，端复得之名誉早。’又云：‘坐中薛华善醉歌，醉歌自作风格老。’且一篇之中连呼三人之名，想见当时士人一经老杜品题，即有声价，故世愿得其品题，不以呼名为耻也。近世士大夫，老幼不复笃厚，虽前辈诗中亦不敢斥後进之名，而後进亦不复尊仰前辈，可胜叹哉！”

《唐溪诗说》：“士人程文穷日力作一论，既不限声律，复不拘诗句，尚罕得反复折难，使其理判然者。观《赴奉先咏怀五百言》，乃声律中老杜心迹论一篇也。自‘杜陵有布衣，老大意转拙。许身一何愚，窃比稷与契’，其心术祈响，自是稷契等人。‘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’，与饥渴由己者何异？然常为不知者所病，故曰‘取笑同学翁’。世不我知，而所守不变，故曰‘浩歌弥激烈’。又云：‘非无江海志，潇洒送日月。当今廊庙具，建厦岂云缺？葵藿倾太阳，物性固莫夺。’言非不知隐遁为高也，亦非以国无其人也，特废义乱伦，有所不可。‘以兹悟生理，独耻事干谒。’言志大术疏，未始阿附以借势也。为下士所笑！而浩歌自若，皇皇慕君而雅志栖遁，既不合时，而又不为低屈，皆设疑互答，屡致意焉，非巨刃有馀，孰能之乎！中间铺叙间关酸辛，宜不胜其戚戚。而‘默思失业途，因念远戍役’，所谓忧在天下而不为小己失得也。禹稷颜子不害为同道，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，岂为过哉！《孟子》曰：‘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’其穷也，未尝无志於国与民；其达也，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。早谋先定，出处一致矣。是时先後周复，正合乎此。昔人目《元和贺雨》诗为谏书，余特目此诗为心迹论也。”

《溪诗话》：“《孟子》七篇，论君与民者居半。其餘欲得君，盖以安民

也。观杜陵‘穷年忧黎元，叹息肠内热’、‘胡为将暮年，忧世心力弱’，《宿花石戍》云‘谁能扣君门，下令减征赋’，《寄析学士》云‘几时高议排金门，各使苍生有环堵’、‘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’，而志在大庇天下寒士。其仁心广大，异夫求穴之蝼蚁辈，真得孟子所存矣。东坡先生问：‘老杜何如人？’或言似司马迁，但能名其诗尔。愚谓老杜似孟子，盖原其心也。”

《古今诗话》：“老杜：‘红饭吸馀鹦鹉粒，碧梧栖老凤凰枝。’此语反而意奇。退之诗云：‘舞鉴鸾窥沼，行天马渡桥。’亦仿此理。”

杜氏谱系

谨按《唐书》、《杜甫传》及元稹《墓志》，晋当阳县侯下十世而生依艺，以监察御史令於河南府之恐县。依艺生审言，审言善诗，官至修文馆学士、尚书膳部员外郎。审言生闲，京兆府奉天县令。闲生甫，左拾遗、尚书工部员外郎。甫生二子：宗文，宗武。梦弼今以《杜氏家谱》考之，襄阳杜氏出自晋当阳县侯预，而佑盖其後也。佑生三子：师损，式方，从郁。师损三子：詮，愉，羔。式方五子：恇，慄，惊，恂，慆。从郁二子：牧、颢。群从中惊官最高，而牧名最著。杜氏凡五房：一京兆杜氏；二杜陵杜氏；三襄阳杜氏；四洹水杜氏；五濮阳杜氏。而甫一派，又不在五派之中。甫与佑既同出於预，而家谱不载，何也？岂以其官不达，而诸杜不通谱系乎？何家谱之见遗也！东塾蔡梦弼因览其谱系而为之书。